

325人入庇護中心：有覺好瞓

部分住滿人要瞓走廊 災民感謝提供乾糧點心



抗擊世紀雨災

「洪水一開始淹至腳踝，之後淹至膝蓋，一小時後浸到胸口。屋企客廳變成池塘！好恐怖。」一場世紀特大暴雨，淹沒不少市民的安樂窩，家住粉嶺村屋的劉小姐前晚親睹洪水來勢洶湧湧入屋，所有家具被水浸，威脅生命安全，馬上漏夜隨室友離開住所，入住民政事務總署安排的臨時庇護中心。香港文匯報昨日巡察多個庇護中心，部分已住滿人，更有人要在走廊席地而睡，受災市民表示暴雨來臨一刻甚為驚心動魄，庇護中心成救命稻草，「有覺好瞓，中心還提供乾糧，十分貼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史上歷時最長的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期間，全港多區廣泛水浸或山泥傾瀉，不少市民屋內遭泥水湧入，猝不及防。截至昨日下午12時半，各區民政處開放15間臨時庇護中心先後有325人入住，其中233人住在北區臨時庇護中心。

粉嶺庇護中心逾百人暫避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粉嶺及沙田的臨時庇護中心了解情況，其中粉嶺庇護中心較多人入住，目測有逾百人暫避。入住者以婦女、幼童及長者為主，中心加開被鋪，但由於場地空間有限，部分市民更在庇護中心的走廊或門口「打地鋪」。

有中心職員表示，以往的惡劣天氣都沒有太多人入住，「好似一個星期前的十號風球，來這裏暫避的人很少，可能因為當時沒有出現這麼大範圍的水浸，但這次有好多非水浸黑點的村落都被淹了。」由於今次暴雨突如其來，許多居民都沒有時間提前做好防洪準備，「我們會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最大限度的幫助。」

租住粉嶺一村屋單位的劉小姐憶述前晚的情境時，仍心有餘悸，她表示當晚屋內不斷湧入夾雜着泥土的雨水，「一開始還想拿掃把將水掃出去，但灌進來的水源源不斷，並且速度愈來愈快，沒過多久進來的水已經淹過我的床。」

她說，隨着屋內水位愈來愈高，她亦感到非常緊張與害怕，「我的房間就在一樓，看着水從一開始只淹沒至腳踝，再淹沒至膝蓋，過了一個小時之後，已經淹到胸口了，我非常害怕。」

其室友許小姐也無奈地說：「我剛從內地過來香港唸書，過來不足兩周，就先後經歷十號風球和暴雨，這次屋內還被淹了，挺難忘的經歷。」

客廳成「池塘」漏夜急逃亡

她形容昨日凌晨屋內的客廳變成「池塘」，無奈之下，她們從網上搜索求助方法，見到附近有臨時庇護中心之後便漏夜收拾一些簡單的行李前往暫避。

許小姐表示，庇護中心除了提供避難的地方，還提供乾糧及食水，相當貼心，她說：「好驚險的一夜，好在還有地方暫避，希望可以快點恢復正常生活！」

好老闆租酒店讓員工暫住

特稿

世紀特大暴雨前晚深夜至昨日凌晨突襲全港各區，多項主要公共交通短時間內相繼停止服務，苦了一群任職食肆、媒體、保安等夜班工作、面臨惡劣天氣與嚴重水浸「夾擊」的夜歸人。他們當中有人一度受阻受困，幾經轉折花費數小時終能成功回到家中；有人徹夜「有家歸不得」，只好在連鎖快餐店或回到辦公室坐坐靜待天明；亦有人獲「良心僱主」安排酒店暫住一晚，或遇上「好心司機」不收附加費用接載，在這個世紀雨災的難眠夜晚，同時上演了這些默默耕耘香港打工仔的眾生相。

放工無車坐 食店等天光

暴雨信號在前晚11時發出，街上滿是歸心似箭的市民，路面情況卻愈見惡劣。有夜班工作市民凌晨放工後，轉轉坐公司車到灣仔，卻因水浸堵路而錯過鐵路尾班車，通宵巴士又於1時許停駛，本打算等黑雨信號「落波」，再研究有否其他回家的方法，但暴雨遲遲沒有消停跡象，「人爭車」截的士又困難重重，結果唯有與同事在連鎖快餐店呆坐了數小時，靜待天亮，在鐵路恢復服務後匆匆回家。也有打工仔因雨勢太大折返公司，索性在公司留宿，待情況好轉才返家。

在媒體工作的任先生表示，由於與大批同事在下班時，所有公交已經停駛，遂出現進退兩難的情況，幸得公司貼心地在附近安排了酒店住宿，方便無法順利歸家的同事留宿，令同事不用冒險或被迫乘搭「坐地起價」的的士回家。他的朋友知悉有上述安排時，紛紛大讚其僱主「有良心」，指其他機構亦應該仿效或參考。

此外，由於很多的士司機均因水浸汽車死火風險大增而向乘客徵收額外附加費，市民都因歸心似箭又或諒解司機難處而付款，但也有市民指遇上「超級好司機」，當中既有的士司機，也有小巴司機，對方完全無意「坐地起價」，本着服務大眾的精神接載乘客，敬業樂業令人敬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粉嶺臨時庇護中心住滿受雨災影響的市民，部分人在走廊席地而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攝

▶不少市民入住粉嶺臨時庇護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攝



◆臨時庇護中心加開被鋪安置受雨災影響的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攝



倘買財產全險 水浸損失可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過後，有停泊在低窪地帶的車輛遭水浸，街舖貨物亦受浸泡而需要棄置，這些財產損失可否向保險公司索償？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需要視乎事主所購買的保險類別。

她以店舖為例，市場上商舖綜合保險的不同計劃，通常以一張保單涵蓋幾個範疇的風險，包括財產保障、責任保障，甚至可附加勞工保險，但其中只有勞工保險是法定強制購買的保險，料全港沒有購買財產保險的商戶不在少數，但一般大型商場都會投保。

劉佩玲表示，若商戶已購買財產全險，因水浸引致財物損失是屬於保障範圍，但物主亦應在可行及安全的情況下盡量減低損失，例如將物件放於較高位置、及時搬離未浸濕的物件等。對受損的物品，應拍照記錄，以便索償時作佐證。

在家居保險方面，她表示，假如大廈因水浸造成損失，例如電梯或其他公用設施受水浸波及，業主、法團和大廈管理公司應盡量減低損失，清理積水，及盡快通知保險公司派員評估損失。不同保險公司旗下保險計劃的覆蓋範圍各異，購買家居保險之前，投保人必須仔細閱讀條款。

全保汽車泊地庫 涉多方責任

在車輛保險方面，劉佩玲解釋，如果車主只購買了強制要求的「三保」（第三者風險保險），由於僅針對車主、保單持有人以外的第三者意外傷亡等作賠償，將無法就車輛水浸損壞進行索償；而買了「全保」（綜合汽車保險）的車主，只要水浸發生時，其車輛處於合理地方，一般都可索償。「比如說正在開車，突然暴雨來到，開不了車，或者車輛在戶外無法移動，這些都屬於理賠範圍。不過，如果車輛停在地下停車場，就牽涉一個多方責任問題，可能車場沒有做足防護措施，也有責任，具體需要研究，未必全部由保險賠償。」

劉佩玲表示，汽車保單一般並無條款排除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風球等「極端情況」，除非個別保單特別列明，否則在上述情況下均會受到保障。

父女人車站避雨 獲職員餅水送暖

特寫

不少市民前晚黑色暴雨襲港期間因水浸影響而無法回家，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亦是其中受影響市民之一，其私家車熄火「拋錨」，幸獲消防員救出。他與女兒其後要在港鐵海洋公園站過夜，港鐵職員期間提供礦泉水以及餅乾，令其度過一個難忘的夜晚。

黃家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他前晚約11時駕車與女兒途經海洋公園往深水灣期間遇上暴雨，車輛遭洪水圍困後熄火，幸好附近有消防員正在執勤工作，將他倆由車中救出。他直言打開車門時大量洪水湧入車廂，形容當時情況十分驚險，「真的是措手不及，如果當時沒有消防員幫我們脫離險境，安全方面會有問題。」

消防員建議黃家和前往安全地點躲避，而他眼見港鐵海洋公園站便在附近，故與女兒涉水前往，約11時30分到達港鐵站。當時他衣衫已經濕透，需要使用地鐵大堂的吹風機。他在大堂逗留超過一個小時後，南港島線即將停駛，「當時廣播尾班車已經開出，有職員過來和我們講，車站將要關門了，着我們離開。」

當時約有七八名市民與黃家和一樣在港鐵站內滯留，黃家和向職員表示現在站外天氣惡劣，離開有困難，希望車站繼續收留他們，「職員後來向上司請示之後，允許我們留在大堂的一個範圍，至少有凳可以坐，車站還有工程在進行，讓我們不要亂走。」港鐵職員還向在場人士提供餅乾以及樽裝水。

的哥圖割客 按錶加500

另外，有市民在暴雨下未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歸家，結果遇上的士司機企圖割客。該市民表示工作關係凌晨下班，但港鐵已收車，亦沒有巴士行駛，到凌晨3時才在街上見到有的士，截車表示要過海到九龍，但司機竟開價要按錶加收500元車資，其覺得太離譜而放棄，最後到清晨5時才成功回家。

另一市民劉先生則自言十分幸運，他凌晨在灣仔見途經的士不是已載客便是「冇旗」，一籌莫展之際終有一輛空載的士經過，他連忙招手並成功上車，司機表示由於多處水浸，很多的士已「冇旗」收工，他本擬收工回家，劉先生成為該司機當晚最後一位乘客，而司機亦按錶收費，未有提出任何加費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冒險赴災區採訪 水深及腰刮傷腿

記者手記

今天是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的大日子，香港文匯報原定昨日在會展中心舉行盛大慶典，惟一場世紀暴雨令慶典需要延期舉行。香港文匯報關注各區受災情況，轉而將一線採編人員投放到報道救災工作上，凸顯香港文匯報與港人風雨同舟、守望相助。多區道路與交通雖然受阻，部分路段更有山泥傾瀉與塌樹等風險，但香港文匯報記者仍奔馳一線，到全港多處了解災後最新情況及善後工作，哪怕過程中曾遇到阻撓，如須途經地上滿布淤泥、碎石、樹枝甚至出現地陷的道路深入災區，記者們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向市民送上更多第一手資料。

前晚整夜暴雨令全港多處受浸，黃大仙是其中的重災區，港鐵站內一度儼如游泳池般，昨日全天暫停服務。香港文匯報記者只能搭乘巴士並轉乘屯馬線至鑽石山站，再經過地上滿布的淤泥、樹枝與雜物的道路，徒步十多分鐘到黃大仙採訪，部分區域水深一度浸至腰部，記者採訪期間亦被樹枝刮傷小腿，所幸只屬皮外傷。

多番交涉庇護中心終允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得悉筲箕灣耀興道耀東邨有山坡不敵黑雨侵襲，多塊巨石夾雜沙泥一瀉而下，掩埋一段長約50米的道路，

故第一時間趕往現場採訪，在冒着再有山泥傾瀉的情況下，成功拍得珍貴的圖片。也有記者到柴灣重災區環翠邨一帶了解災後情況和拍攝短片，部分路段出現下陷、滿布泥濘、磚頭與碎石的情況，行經時必須步步為營，記者更曾被濕漉漉的泥濘弄至失去重心，幾乎跌倒。

在粉嶺龍頸頭，水深一度淹至胸口，區內不少村民因屋內水浸嚴重需連夜到附近的庇護中心暫避。香港文匯報記者到該個設於粉嶺聯和墟社區會堂的庇護中心了解，中心內確擠滿了暫避市民。不過，當記者到庇護中心門外時，卻被現場職員攔阻不准入內，甚至以侵犯私隱為由阻止記者拍照。記者多番交涉下終入內採訪，為災民發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